

Zuo jia

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漓江出版社

苗延秀卷

Guojia

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苗延秀卷

漓江出版社



苗延秀(1918—1997),原名伍延寿。广西龙胜县平等乡平等村人,侗族。1942年4月投奔延安参加革命,考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解放战争期间,任《晋察冀时报》、《东北日报》副刊和东北《文学战线》杂志编辑。1949年8月加入中国



苗延秀

简介

共产党。1954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解放后,历任三江县委副书记兼独立支队政委、广西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广西分会副主席兼《红水河》杂志主编等职。著作有《大苗山交响曲》、《元宵夜曲》、《带刺的玫瑰花》、《南下归来》等,其中《大苗山交响曲》获广西三十年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

编委会

顾问◎潘琦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长)

主任◎阳建国

(广西新闻出版局局长)

副主任◎夏永翔

(广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张武

(漓江出版社社长)

冯艺

(广西作家协会主席)

宋安群

(漓江出版社总编辑)

组稿统筹◎冯艺 宋安群

编辑统筹◎张武 宋安群

编 务◎庞俭克 金龙格

总 序

潘 琦

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也被称为人学——写人，感人，教育人。作品总是通过塑造人物，描写自然的场景和语言交流去反映社会的风貌，表现时代的精神，抒发作者的情感，以达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

广西这块美丽而神奇的红土地，蕴藏着丰富的文学艺术资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了一方文化，培育了一批文化人。可喜的是，从四十年代起，广西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崛起，他们积极投身到生活的激流中去，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心，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谛听时代前进的足音，探寻新时代人们内心世界的变化，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把人民群众闪光的思想和高尚的行动化为艺术，创作出一大批在区内外有很大反响的文学作品，一些典型形象，进入了祖国灿若群星的当代文学艺术典型的画廊。他们代表了一个时期广西文学创作的水平，是广西文坛宝贵的财富，受到党的重视和支持，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为很好地推介优秀作品，保护这份经作家们辛勤劳动获得的宝贵财富，漓江出版社和广西作家协会一年前开始着手编辑这套

《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收集了全区 20 名资历较深、创作成果丰硕、作品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一部分作品，选编成集。他们之中有著名的壮族作家陆地、韦其麟，京族作家李英敏以及瑶、侗、仫佬等民族作家。《丛书》包括小说、散文、杂感、诗歌、文艺随笔、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多种体裁的作品。为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出书，一次推出种数之多，篇幅之大，这套丛书目前为广西之冠。透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广西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成长的道路和他们思想发展的历程，及其文学随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在创作内容、技巧、风格上发生的变化，同时，也可以看出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在我国各民族大家庭中对祖国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这些创作经验和有时代感的作品对现在从事创作的文学青年有一定的借鉴、学习、参考价值。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希望八桂大地涌现出更多的文学新人，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品佳作。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思想，为我们指明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改革开放大潮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在召唤着我们的作家。我们在时代的召唤面前，应当毫不犹豫地迈开双脚，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生活中去，深入到实践中去，那里有结构出色的文学作品的骨骼、血肉和灵魂，那里有铸造民族特色、中国风格的文学作品的旋律、色彩和音响，用我们的热情和智慧，去歌颂新事物，塑造新形象，表现新时代人的崇高思想境界、精神风貌，谱写出一曲曲新时代的赞歌！

出版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篇总序，遵嘱写下这些文字与大家共勉。

目 录

短篇小说

红色的布包	(3)
共产党又要来了	(7)
小八路	(28)
离 婚	(33)
归侨小凤	(44)
重 逢	(58)

中篇小说

石榴花	(73)
-----------	------

散 文

金项链	(105)
-----------	-------

报告文学

南征北战的英雄.....	(121)
南下归来.....	(142)

诗 歌

大苗山交响曲(节选)	(179)
元宵夜曲(节选)	(190)
带刺的玫瑰花(节选)	(197)
花山行.....	(208)
颂离休将军.....	(210)

后 记	蒙书翰
-----------	-----

短篇小说

红色的布包

在偏僻的山城的旁边，有一间破烂的房子，歪斜地立在泥泞和荒草中间。房子的前半部快塌了，用几根树干撑着。在离房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小路，穿过草丛深入山中去。这里不是引人注意的地方，但是偶尔路过这里的人，总禁不住说道：

“这是谁家的房子呀？为什么这样凄凉？”

13岁的时候，我流浪到这里来，因为没有钱，天又下着雨，黑夜中，我爬出了城，找到这间黑黝黝的房子。起初，我以为这是绝了香火的人家，大胆地把门推开，想走进去。当我的右脚刚跨过腐蚀的门槛，一个老妇人的声音惊愕地叫了起来：

“呶呀^①？”

这使我感到又高兴又惊奇，赶快用侗话轻轻地说：

“伯妈！是我，落难人。想在你这里住一夜，可以吗？伯妈！我没有钱。”我说着，慢慢地摸进去。

“好娃娃，你来吧！”她说，将我抱住坐在炉边的木桩上。

我走了一天，没有吃饭，衣服被汗湿透了，很疲倦，就躺在她的怀中，因为她是侗族，我很高兴地问了她许多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一个姓王的60多岁的寡妇。她丈夫在世的时候，靠卖柴草过活。生了个孩子，叫王岗。王岗刚刚4岁，她丈夫就患疟疾死了。她

① 呶呀，侗语，是“谁”的意思。

就在给人缝针线、卖柴草的饥饿日子里，把孩子养大。她蛮想靠着孩子度过老年，但是，孩子刚刚 18 岁，就被县上抓去，用来堵击当时北上抗日的红军。这样，好像就永远地埋葬了她的期望。县里为了不使侗族受红军的影响，她也被强迫地集中到一个偏僻的山谷里。

从此以后，她常关着门，流着泪，动也不动，悄悄地坐到深夜。有时候，她也常常站在窗前，好像盼望着什么似的，从破烂的窗棂中，眺望着荒芜的旷野……

后来，我慢慢睡着了，不知道她再说些什么。突然，我觉得她离开了我，便惊醒了。我看见她正从火炉中，扒出一颗火种，吹燃着松香，房子亮了起来。一对哭红了的眼睛，皱纹爬满了脸，那披在肩膀上的灰白的长头发，使我很自然地感觉到，这是一个遭受苦难折磨的不幸的老人。她慢慢地从玄色的破烂衣服中，掏出一个小红布包来，正要把它打开，突然发现我已经醒来，正好奇地看着她，她又急忙地把小包包收起来，只是看着我微笑着。

一种孩子的好奇心，使我走过去抱着她说：

“伯妈！给我看看是什么？我不要你的。”

她甩脱我的手，哄着我说：

“小娃娃看不得，看了会瞎眼哩！”

“不，你哄我，你哄我。”我顿着脚向她要，几乎爬到她的身上。而她很快地把拿着小包包的那只手，高高地举起来。后来，我和她讲好，不弄坏，不要她的，不告诉旁人，她这才给了我。

我接过小红布包包，一层一层解开，当我快要解到最后一层的时候，她突然走到门口，用身子将门板堵住，嘴唇微微地颤动着。显然，她怕我拿走这个东西。

“慢点呀，慢点呀！狗崽儿，不要弄坏啦！”她见我解得很快，就喊起来。

我性急，很快地把布包解开了，最后现出一个鲜红的纸包，我

看见了一张很平整的红军用的一元钞票，钞票的后面，折放着一张红纸条。纸条上面，横写着歪歪斜斜的汉字：

亲爱的苗、瑶、侗、壮的同胞：

你们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吧？让我们告诉你们，我们是工人、农民自己的武装，是你们民族的真正的兄弟，为了你们，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打倒日本鬼子！打倒压迫我们的敌人……

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去了，昨天在你们这里住，用了你们柴草二十斤。谢谢你们！

此致

敬礼

中国红×方面军士兵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我刚刚看完这字条，她又赶忙从我的手中抢过去，问我说：

“懂了吧？我的好娃娃，你讲一讲！”

于是，我把钞票和我所知道的红军的情形告诉她。她听后，紧紧地抱着我，兴奋地说：

“要没有他们，我这小窝早就倒下啦。”说完，她拿起灯，拉我到窗前，指着窗外的撑着房子的几根大树干说：

“你看！那几根大树干，是红军给我撑的呀！我的好娃娃，告诉我吧，他们在哪里？”

“在——北——方！”我停了一会，快乐地伸出一个小指头，指着北边，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

但是，她还是很不满足，又张着没有牙齿的嘴巴问：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没有办法回答她，等了一会儿，我靠近她的耳旁说：“伯妈！

王……王岗哥哥，跟他们去就好喽！”

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眼睛里充满了眼泪……

夜深了，狂风扫着窗外的旷野，发出呼呼的啸声。一只老鹰，在古老的枫树上，拍着翅膀嘶叫着，好像在渴望着黎明的到来。

1945年1月写于延安鲁艺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2月7日)



共产党又要来了

—

王伯妈的儿子王岗，被县上抓去“剿共”以后，家里只剩下王伯妈，过着孤苦的日子。因此，高峁寨的娘家，三番五次，要接王伯妈回家，但是王伯妈一来要等儿子的消息，二来要给王岗爸烧烧香，三来她觉得住在娘家总不如住在自己家里自由，于是她宁愿留在自己家里，仍旧给城里担担柴、缝缝针线糊口。

然而，年纪毕竟是大了，担一次柴，身体总觉得有些酸痛，有时肚子饿了，还会累得两条腿常常发抖，浑身出着冷汗。眼睛也比不上从前，缝针线粗细不匀，还常常扎手。昔日织龙能像龙的样，绣花能有花放香似的侗家织锦巧妇，今天工资低到只要饭吃，不取工钱的地步，城里也没有人雇她。她自己呢，也觉得她是老了。她常常拿着用松树莛挖成的笨重的脸盆，装着水，低着头，望着自己倒映在盆底的相貌，看见自己的灰白的长头发，血红的眼睛，和一次比一次更黄瘦更多皱纹的脸，她就担心自己恐怕不能够等到儿子回来而永别人世，于是泪珠就一颗颗地掉下来。

县里要钱的花样越来越多，今天问她要户口捐，明天问她要牲畜捐，后天又问她要房屋税……要是没有钱，催款的警士，看见什么就拿走什么。这样，王伯妈原来养的一头小母猪、几只鸡，都没有了。

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起来。

一天，太阳已照过屋顶，阳光从霉烂了的、深红色的松树皮的裂缝里，斜斜地一条线一条线地乱射在屋地上。王伯妈急忙地从火炉里扒出两个烧焦了的红薯，吃了以后，绕上三四尺长的黑布头巾，在“本家王氏祖宗之神位”的坛前，合着手掌，边深深地作揖，边用侬话祈祷着：

“公仆啊！保佑辣尧信赖，保佑辣尧悔骂崖。”（祖宗啊！你要保佑我的儿子身体健康，保佑我的儿子早日回家。）说完，她就背上套在小木夹里的柴刀，走到门背后去拿扁担。她刚刚走了两步，一个14岁的小孩，光着一双又粗又黑的脚，连跑带跳地冲进来。他的小红脸上，一对乌黑的小眼睛，锐利地发光，头上绕着一条青黄色的有着很多细线条的狮子藤，身上穿着一套有些破烂的蓝色土布衣，腰上，学着军官的样子，扎着一副用桐油树皮做的银灰色的武装带，背着一张竹做的弓箭。他的后面，有一只黑狗，脖子上也绕着一大圈青黄色的狮子藤，翘着尾巴，跟着他一跑一跳地冲进来。

“姑妈！我爸爸说，明天是九月九重阳节啦！爸爸又叫我今天来接你回家哩！”他用侬话说着，高兴地抱住王伯妈的脖子。那只黑狗，蹿在王伯妈的后边，也高兴地举起两只脚，爬到她的背上，摇着尾巴哼哼地叫着。

王伯妈弯下腰，咬着牙齿，想把他抱起来，但是他太重了，她又把他放下，边甩脱了那只狗，边说：

“好天龙儿哩！告诉爸啊，姑妈住在这里好。”

天龙反身把手一扭，跺着脚说：

“不，我爸爸说，姑妈没吃没穿，还受衙门里的气哩。姑妈！那一次，我送红薯给你，我还看见他们……”

王伯妈不愿意依靠别人过活，她原想瞒住自己的苦痛，但是天龙却说到她心痛的地方。她的眼眶儿又涨红了，她紧抱着他，打断他的话：

“姑妈得罪他们啦，好天龙儿哩！回去告诉爸啊，姑妈住在这里好。”王伯妈虽然还是这样顽强地说，但自己同时也感到有些辛酸，禁不住想掉下泪来。

“不，得罪他们，讲道理吗！怎么打烂了碗，还拿走我送给你的红薯，拉尿屙屎进鼎锅里呢？姑妈！我爸爸说，他受不了衙门里的气，他不爱进城，要我来接你回家。”说着，他就拉着她的手。

王伯妈紧紧地抱着他，在他的脖子上亲了一个嘴说：“赖辣贯尧（我的好儿孙）哩！告诉爸爸啊，姑妈说，你们家里生活也不大好。姑妈一个人活得下去，不连累你们。”

“我爸爸说，家里不好，包谷总有得吃哩！”说着，他又拉着她的手。

王伯妈怪心疼的，同时却又无可奈何地用力摇着他的肩膀说：

“狗崽儿，真不懂事……”

“不懂、不懂，姑妈不肯到我们家里，怕我们要卖你的房地皮，我回家告诉爸爸去！”说着，他气得转身就跑，那只黑狗，也跟着跑了出去。

王伯妈着了慌，大声地喊着追到门口。天龙笑嘻嘻地走回来。王伯妈才知道她上了天龙乖巧的当，她又好气，又好笑地等他走到门口，一抓就把他的两颊拧起来，哈哈地笑着说：

“你还回去告诉你爸爸不？说我怕你们要卖我的房地皮。”

天龙被她拧住两颊，他既不好笑，又不好说话，只好扁着嘴巴含糊地说个“不”字，于是，姑侄两人才又笑着走进屋里。

二

依照侗人的习惯，一个出嫁了的女子，未生崽，还可以住娘家，生了崽，当丈夫死后，不管老少，都可以自由回到娘家，何况王伯妈现在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呢。然而，王伯妈不愿回家，不仅是为着要等儿子，不仅是为着要对死去的苦命的丈夫深深地怀念，而且，